

蒋冀骋著

# 近代汉语词汇研究

湖南教育出版社

蒋冀骋 著

# 近代汉语词汇研究

211-315

湖南教育出版社

## 内 容 提 要

本书运用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理论与考据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深入研究了近代汉语词汇，是国内第一部较系统的关于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理论专著。它从音韵、语法和词汇三方面论证了近代汉语的上限，讨论了近代汉语词汇的来源和构词法，深入研究了近代汉语的词义：词义的系统性；同义词、反义词的运动和发展；词义发展的方式——引申和同化，词义引申的民族性；词义发展的结果——扩大、缩小、转移和修辞意义的改变。探讨了词义与社会文化生活、词汇与语言其他要素的关系。此外，还考察了近代汉语的语源，特别是俗语源，考证了近代汉语一些新兴虚词的用法和来源，对敦煌文书和俗字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

### 近代汉语词汇研究

蒋冀骋 著

责任编辑：胡本昱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印张，8.5 字数，210000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7—5355—1351—4/G·1346

定价：4.90 元

## 弁 言

蒋礼鸿

近代汉语的研究，已在现今语言学工作者中进行着，蒋冀聘同志的《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是其中取得很好成绩的一部著作。他的书规模很大，从近代汉语的时限、近代汉语词汇的来源等等直到近代汉语词义的考释以及记录近代汉语文献的俗字的研究都包括在内，一方面是范围之大，一方面是钻研之细，两者兼而有之，称为力作，可以无愧。

这样一部细大不捐的著作，要一一加以论列是困难的。现在只想提出本书的两个优点。一、一般研究语言的，大抵是就语言谈语言，不越语言雷池一步。而作者则注意到社会生活、文化对近代汉语词义的影响，立专章加以阐发。这样，使近代汉语词义的一部分重要的根源得以上溯明白，比之静态地就语言谈语言开阔多了。二、书中能吸收并时学者研究的成果而加以推衍，如引用张永言先生《论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一文对“却”字意义的分析综合出来的字义孳乳的谱系而加以推衍，对张书和其他书籍的一些词目如“着”、“可”、“何处”、“动”等条是。这可以说是“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了。……

这里不妨附带举一个释义精确的例子。书中第七章“近代汉语语源研究”里根据王念孙说古代“隐”、“意”都有疑义说明近代汉语又转为“影”——《娇红记》卷下三折：“末云：我心里有些影他。旦云：怎么影他？末：我见他倚绣幌春心怯，背银缸粉脸羞，我猛觑着紧低头。”《水浒传》三十五回：“宋江听了，心中



# 目 录

其 论	1
第一章 近代汉语词汇的来源	9
第二章 近代汉语构词法研究	32
第三章 近代汉语词义研究	55
一 近代汉语语词意义系统研究	55
二 近代汉语词汇间意义关系研究	68
三 近代汉语词义的运动和发展	78
第四章 近代汉语词汇与语言诸要素的关系	103
一 语法与词汇的关系	103
二 音韵与词汇的关系	105
三 文字与词汇的关系	110
四 修辞与词汇的关系	113
第五章 近代汉语词义与社会文化、生活	119
一 城乡差别对词义的影响	119
二 礼仪对词义的影响	121
三 医学对词义的影响	124
四 天文历法对词义的影响	126
五 音乐杂艺对词义的影响	128
六 典章制度对词义的影响	130
七 哲学思想对词义的影响	132
第六章 近代汉语语源研究	137
一 近代汉语同源字研究	137

二	事物得名之由研究	146
三	俗语源研究	150
第七章	近代汉语虚词研究	163
第八章	近代汉语词义考释方法	184
一	因声求义	184
二	校勘通义	189
三	文例、语境求义	191
四	语源求义	198
五	方言市语求义	201
六	据日语的汉语借词证义	205
第九章	俗字研究	207
第十章	敦煌文书校理方法研究	229
附录	论近代汉语的上限	238
后记		267

## 绪 论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汉语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上古汉语，由于历代学者，特别是有清一代学者的各方面的探索，更是成绩斐然。纵观整个汉语史，各阶段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详于上古而略于近代，呈虎头蛇尾之势。这是历史造成的。清代以前的语言研究，都是为经学服务的，他们的重点只能是经、子、史三部，故上古汉语研究比较深入。近代汉语的研究对象大多为诗词、戏曲、小说，古人把它们看作小道，认为无关于治理，故很少有人措意。徐嘉瑞、张相以前，几乎无人问津。但一部汉语史，缺乏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说是完整的，语言演变的规律也只有通过研究它的整个历史才能发现。近代汉语上承上、中古，下启现代，是汉语史的一个重要环节，应该给予充分的重视。

### 一 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意义

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是近代汉语其他领域研究的前提

研究任何一门语言，都应先从词汇开始。只有掌握了词汇，才能知其义，才能读懂研究对象。不能读懂研究对象，一切研究都无从谈起。研究近代汉语也是如此。如：若不知道“梦撒（猛杀、糟撒）”义为“没有”、“镣丁、镬底”是“钱”的意思，就无法理解“空滴溜下老大小荷包，猛杀了镣丁镬底。”（《宦门子弟错立身》十二出）也就无法对它进行语法结构分析。又如：若不知道“食次”是酒菜、食品的意思，就会将《水浒传》第三十回的“又进一两套食次，说些闲话，问了些枪法”读为“进一两套食，次



说些闲话”（人民文学出版社标点本），就会将“次”理解为序数词，就会将“食次”拆开来分析。再如：若不知道“奸便”是“奸计”的意思，就会将《敦煌变文集·汉将王陵变》的“莫落他楚家奸便，遂乃揭却一幕”读为“莫落他楚家奸，便遂乃揭却一幕”（人民文学出版社标点本），就会将“便”看作副词，就会将“便遂乃”作为“三副词连用”的例证，做出错误的语法分析。

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可为近代汉语语音研究提供材料。如“入音的消失”，《中原音韵》已如实予以记录，但词汇研究可为它提供更早的实例。如“是物”一词见于唐初，五代时写作“甚摩”，“是”受“物”字声母影响变为“甚”，“物”则径改写为“摩”，“物”为入声字，“摩”是平声字，则五代时入声已开始消失。又如，表命令的语气助词“著”见于唐代口语，语法作用相同的“者”也见于唐代口语，一为入声，一为上声，似乎也也可用作入声消亡的例证。

他如“浊音清化”，“照知合流”，“m尾与n尾、ŋ尾合流”皆可从词汇研究中发现更早的例证。此不备述。

## 2. 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是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不可或缺的环节

近代汉语词汇是汉语词汇史的一个重要环节。不进行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就无法揭示汉语词汇由上、中古到现代的全部演变过程，就无法发现它们演变的规律。如：

1、阿堵 《世说新语·文学》：“殷中军见佛经云：‘理亦应阿堵上’”。同书《巧艺》：“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阿堵”一词后来演变如何？唐宋以降，未见用例，是否已经消亡？但只要研究过近代汉语词汇，就会发现此词并未消亡。宋朱翌《猗觉寮杂记》：“阿堵如言阿底”。庄绰《鸡肋篇》卷下：“前世谓‘阿

\* 详拙稿《论近代汉语的上限》，1990年4期《古汉语研究》。

堵’，犹今谚云‘兀底’。”元马永卿《懒真子》：“古今之语大都相同，但其字各别耳。古所谓阿堵者，乃今所谓‘兀底’也”。黄朝英《靖康缙素杂记》：“阿堵，犹今人言‘这个’也。”是其义。

ㄉ 如馨 《世说新语·方正》：“使君如馨地，宁可斗战求胜？”又作“尔馨”、“宁馨”，《世说新语·文学》：“田舍儿强学人作尔馨语。”同书《品藻》：“正自尔馨。”《晋书·王衍传》：“何物老妪，生宁馨儿。”《南史·宋本纪·前废帝》：“取刀来剖我腹，那得生此宁馨儿？”“馨”是语尾，没有具体意义。唐代则只作“宁”，《云溪友议》卷中：“天人宁底巧，剪水作花飞。”又作“能”，殆“宁”之音转。张九龄《庭梅》诗：“芳意何能早，孤荣亦自危。”宋人诗词中也作“能”，辛弃疾《水调歌头》：“却怪青山能巧，政尔横看成岭，转而已成峰。”但宋人散文（较接近口语的）则作“恁”，“恁地”。《洛阳缙绅旧闻记》卷一：“到恁田地，籍个甚？”《五灯会元》卷五《水空和尚》：“祇恁便得么？”《朱子语类》卷五：“情是性之发，情是发出恁地，意是主张要恁地。”“恁”为“能”之音转，“地”为语尾，不为义。如此，则“如馨”经过了“如（尔）馨——宁馨——宁——能——恁、恁地”的发展过程。如不对近代汉语词汇进行研究，这种演变过程就无法展现。

ㄋ 索妇 中古为“聘妇”之义。《三国志·吕布传》：“（袁）术欲结布为援，乃为子索布女，布许之。”《关羽传》：“（孙）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辱骂其使，不许婚。”《长者子懊恼三处经》：“儿即长大，年十五六，长者夫妇为子索妇，得长者女，端正姝好。”索，求也，本为“求婚”的意思，中古以后，“索妇”为“娶妇”之义，盖“求婚”义之引申。《须摩提女经》：“若此中有女嫁适彼国，当重刑罚，若彼国索妇将来内入，亦重刑罚。”上句言“嫁适”，下句“索”当是“娶”的意思，不“娶”就不能“将来内入”。《北史·隋宗室诸王文帝男房陵王勇传》：“我为伊索得元家女，望隆基业，竟不闻作夫妻。”“竟不闻作夫妻”，言有夫妻之名而无夫妻之实，此“索”字也应是“娶”的意思。若只是“求

婚”，就不能责以“不闻作夫妻”。近代汉语里“索”或写作“色”，亦为“娶妻”之义。《敦煌变文集·不知名变文》：“自家早是贫困，日受饥恼；更不料量，须索新妇一处作活。”《齟齬书》：“新妇闻之，从床忽起，‘当初缘甚不嫌，便即下财下礼？色我将来，道我是底？’”又：“已后与儿色妇，大须稳审。”“索妇”即“娶妇”的意思。《老学庵笔记》卷十：“今人谓娶妇为索妇，古语也。”《宾退录》卷九：“俚俗谓娶妻为索妻，亦有所本。”此其明证。如此，“索妇”一词的意义由中古到近代经历了“求婚——娶妻”的发展过程。按，《方言》六：“索，取也。”《白虎通》云：“娶者，取也。”“索妇”之引申为“娶妇”，犹“娶”之得声义于“取”，取意相同。

### 3. 近代汉语词汇是现代汉语词汇的直接源头

现代汉语语词大多可在近代汉语中找到它的直接源头。如不了解近代汉语词汇，对现代汉语一些语词的来源和用法就无法解释清楚。

4. 您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你”的尊称。但“你”可用“你们”表示复数，而“您”则没有这种用法。“您们”一词，虽偶有所见，但不是地道的北京话，而是方言类化的结果。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原因在于：“您”是“你们”的合音，“们”失去韵母，声母与“你”合为一音，即为[nim]，今读nin，是语音演变的结果。徐渭《南词叙录》云：“你每（按，‘每’是‘们’的早期书写形式）二字合呼为您。”既然“您”是“你们”的合音，当然就不须再加“们”来表示复数了。

5. 别 否定副词。《辞源》举《红楼梦》为例。其实此词已见于近代汉语，元曲和《金瓶梅》均有用例。详参《近代汉语虚词研究》章。

6. 傻瓜 现代汉语骂蠢子之词。其源可追溯到近代汉语。《广韵

\* 此本吕叔湘《释您，俺，咱，咱，附论们字》一文，吕老另有新说，本文未取。

·马韵》：傻，沙瓦切，傻俏，不仁。《禡韵》傻俶，不仁。”  
“俶”“俏”同音，傻俏即傻俶。“不仁”，麻木貌。《素问·痹论》：  
“皮肤不营，故为不仁”。王冰注：“不仁者，皮顽不知有无也。”  
“傻俏”不见于《玉篇》和王仁煦《切韵》，当是唐宋之际出现的  
新词。始则为连绵词，继则单用“傻”，再加上指人的词尾“厮”，  
则为“傻厮。”唯意义由原来的“麻木”引申为“愚蠢”而已。  
《破窑记》一折：“柴又不贵，米又不贵，两个傻厮，恰好一对。”  
加上“角”（角色之角），则为“傻角”，《西厢记》三本三折：“偌  
早晚，傻角却不来，赫赫赤赤，来。”徐渭《南词叙录》：“傻角，  
上湿假切，下急了切，痴人也，吴谓馡子。”“傻瓜”当是“傻  
角”的音转。元无名氏《延安府》三折：“他扣厅打了我一顿，想  
起来都是傻瓜。”章太炎《新方言》二认为“傻”即“俊”字之误，  
“俊”训“呆”则为“傴”字之借，说多迂曲，恐非是。⑤

~~7.~~ 打听 取笑 现代汉语分析词的构成，一般对它们避而不谈。  
为何“听”要用“打”，“笑”要用“取”，一般读者不一定十分清  
楚。但研究过近代汉语的人就会知道，“打”、“取”只是一个动词  
词头，起凑足音节或其他附加语法作用，没有实际意义。“取”用  
为词头，始于魏晋，唐宋仍之。“打”则是唐宋间新起的动词词头。  
参见欧阳修《归田录》。

## 二 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近代汉语以晚唐以来俗讲、语录、诗、词、曲、话本、白话  
小说作为研究对象，凡研究过这方面语词的，都应算做近代汉语  
词汇的研究工作。但系统地研究近代汉语词汇的第一部著作当推  
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在此以前，虽有不少著作间亦考证唐  
宋方俗语辞，但都显得零星分散，不成系统，没有划时代的意义。  
如王观国《学林》卷四“方俗声语”、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九  
“俗语有所本”，徐渭《南词叙录》附“俗说”七十条，方以智  
《通雅》“谚源”和其他考释唐宋以降名物制度语词的章节，田汝

成《西湖游览志余·委巷丛谈》，李实《蜀语》，杨慎《俗言》，翟灏《通俗编》，梁同书《直语补证》，胡文英《吴下方言考》，李调元《方言藻》……尤其是《方言藻》，是第一部专释诗词中口语词的学术著作，但由于收辞太少（仅 108 条），没有引起人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划时代的意义。

近人徐嘉瑞的《金元戏曲方言考》是第一部专释戏曲语词的著作。但由于资料和别的原因，此书在释义的准确性和方法的科学性方面都不能令人满意，也起不到划时代的作用。

我们说张相的著作有划时代的意义，理由是：

① 取材广泛。作者对唐诗、宋词、元曲的语言材料几乎进行了全面的搜集和整理，立词目 1171 条，是当时释词最多的近代汉语词汇研究著作。

② 释义基本正确，很多新义是张氏首次发明，具有开创之功。

③ 方法缜密。首次有意识地使用以诗证诗、以词证词、以曲证曲和诗词曲三者互证的释词方法，是对前人训诂方法的继承和发展。

当代学者在研究近代汉语词汇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当推蒋礼鸿师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此书的意义在于：

① 首次对敦煌变文中的口语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开敦煌资料语辞研究之先河。

② 释义较张书更为准确、方法更加科学，材料更加丰富，是词义训释的典范之作。

③ 注重溯源探流，具有一定程度史的性质。

④ 为汉语词汇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例，揭示了词义变化的一些规律。

吕叔湘《近代汉语指代词》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此书对近代汉语指代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讨论语辞用法的同时，注意了溯源探流，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他在《序》中提出的

“晚唐五代上限说”，在学术界影响很大。这是一部融词汇和语法于一炉的高质量学术著作。

此外，对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有贡献的学者有陆澹安（《小说词语汇释》、《戏曲词语汇释》）、郭在贻（《训诂丛稿》《训诂学》《敦煌三书》）、刘坚（《近代汉语读本》）、王镛（《诗词曲语辞例释》《唐宋笔记语辞汇释》）、顾学颉、王学奇（《元曲释词》〈一〉〈二〉〈三〉）、龙潜庵（《宋元语言词典》）、胡竹安（《水浒词典》）。

日本学者在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方面有较大成就的有：波多野太郎（《中国小说戏曲词汇研究辞典——综合索引》、《中国小说戏曲词汇研究札记——家藏白话研究文献提要》〈1—14〉）。

太田辰夫（《敦煌变文口语词汇索引》、《中国语历史文法》）

高岛俊男（《水浒传词汇词典稿》）

荀春生（《西游记词语汇释》、《古今小说词语汇释》）

当前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发展趋势将是：

① 由单个零碎的语词考释走向同体裁书籍语辞和断代语辞的研究。

② 由具体的考释开始走向理论的归纳、规律的探求。

③ 进一步加强溯源探流，特别注意与现代汉语词汇作比较研究。

### 三 近代汉语的上下限

近代汉语的上限，国内学者共有三说：王力、潘允中的宋元说；吕叔湘的晚唐五代说；胡明扬的隋末唐初说。

本书上限采用吕叔湘先生晚唐五代说。通过对音韵、词汇、语法三方面的考察，我们认为晚唐五代说比较符合语言实际。<sup>\*</sup>理由是：

\* 参拙文《论近代汉语的上限》（上）（下），《古汉语研究》，90. 4；91. 2。

1. 语音方面：a、轻唇音开始分化；b、舌上音已开始与照三合流；c、全浊声母开始清化乃至消失；d、入声韵尾开始失落；e、-m尾开始与-n尾、-ŋ尾合流。

2. 词汇方面：a、更加口语化；b、广泛使用词头、词尾“子”、“老”、“头”、“打”以创造新词。虽然“子”“头”已见于中古，而且使用频率也比较高，但用法上还有一定限制，一般只能附在名词后，而不能附在动词、形容词后，晚唐以后，才没有这种限制。如“叫子”、“望子”、“明头”、“暗头”。至于“老”、“打”用作词头，则是唐五代才出现的。c、双音节词大量出现，已开始接近现代汉语的双音词比例。d、出现大量新词新义。e、出现大量外语借词，有些已成为汉语词汇的有机组成部分，一般人已看不出它的来源了。如“好歹”的“歹”。

3. 语法方面：a、出现了新的指代词。如“儿”、“奴”、“这”、“那”等。b、出现了新的语气助词。如“了”、“哩”、“呢”、“那”。c、被动句有了新发展。形式上新出现了用“吃”表被动的句式；用法上，可以引进词组作行为主动者，动词可以带宾语。d、处置式也有了新发展。形式上除用“将”“把”作处置词外，还可用“捉”，见《敦煌变文集》，用法上，处置对象可以是词组和名词性短语结构。

近代汉语的下限本书以明末清初为界。这一点语言学界分歧不大，不拟陈述理由。





9 求守 《变文集·燕子赋》：“雀儿被禁数日，求守狄子脱枷，狄子再三不肯。”按，“守”，求也。二字同义连文。伯二六六六、斯二一四“守”字皆作“祈”。今谓，伯、斯二卷误。“守”，古有求义，此沿用古义也。《汉书·外戚传》上：“数守大将军光，为丁外人求侯。”师古训：“守，求请之。”《后汉书·窦融列传》：“融于是日往守荫，辞让钜鹿，图出河西。”李贤注：“守犹求也。”《唐人小说·游仙窟》：“余时把着手子，忍心不得。又咏曰：‘千思千肠热，一念一心焦。若为求守得，暂借可怜腰。’”又：“令人频作许叮咛，渠家太剧难求守。”《太平广记》卷三《汉武帝》：“此子守求不已，誓以必得。”此则作“守求”。又有作“守”者：《太平广记》卷十《李仲甫》：“仲甫言：‘卿性褊急，未中教。’然守之不止，费用数十万以供酒食，殊无所得。”欧阳修《玉楼春》词：“夜来枕上争闲事，推倒屏山褰绣被，尽人求守不应人，走向碧纱窗下睡。”“求守”一词，自汉至宋沿用不辍，可见原卷不误。抄书者不明“求守”古义，以意改之耳。

10 随邪 元曲《单刀会》四折：“你心内休乔怯，畅好是随邪。”《范张鸡黍》二折：“他从来正性不随邪。”《桃花女》四折：“你看一火随邪的弟子孩儿都死了也。”《独角牛》二折：“随邪的弟子孩儿，那里唱的好？”关汉卿《碧玉箫》曲：“你性随邪，迷恋不来也；我心痴呆，等到月儿斜。”顾学颉等《元曲释词》：“随邪，意谓随顺邪恶，脱离正路。”王利器主编《金瓶梅词典》“设念随邪”条：随邪，没主见，性情易变。”皆释“随”为“随顺”。今谓“随邪”连文，“随”犹邪也。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七“无纵诡随”条：“诡随谓谄诈漫欺之人也。诡，古读若戈，随古读若谏，谏音土禾反，字或作论，又作地，随其假借字也。《方言》曰：度、僂、慧也。……楚或谓之谏……。”随为欺，欺亦邪之一端也。以元曲而论，关汉卿以“随邪”对“痴呆”，皆为并列结构，不应释“随”为“随顺。”诸家所释似误。

11、呜囁 《董西厢》卷五：“恁恁地觑了可喜冤家，忍不得恁情